

人自身的宇宙之谜

——西方心身学说发展概论

高新民 编著

人自身的宇宙之谜

——西方心身学说发展概论

高新民 编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人自身的宇宙之谜
——西方心身学说发展概论
高新民 编著

*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武昌桂子山)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发行

石首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5.125 字数 340千字

1989年10月第1版 1989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7—5622—0404—7/B·22

印数：1—7500 定价：4.60元

序

有人把哲学中所讨论的某些问题称为“永恒”的问题，意思是这些问题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但又永远值得去探索、去讨论。我也认为有些问题很难得出、也许根本不可能得出能为人们普遍接受的定论，但人们又仍旧要不断地去研究它，并认为这样的问题才是真正的哲学问题。我曾在《关于哲学本性问题的思考》〔见《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一文中谈了这个问题。我想，心身关系问题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这问题真是“万古常新”。它一方面是一个最古老的问题，至少同哲学本身一样古老，甚至比哲学更古老。因为早在能进行抽象的哲学思维以前，原始人们已由于做梦等现象而产生了灵魂之类的观念，事实上已涉及到这个问题。另一方面这问题直到今天也还是哲学和科学上的前沿问题之一，不仅当代的各种哲学流派还在不断地提出有关心身本性及其关系的新看法和新问题，而且在科学上不仅心理学、生理学等原有学科不断对此问题进行新探索，取得新成果，形成新学派，在有关心身问题方面还在开辟出新园地，产生出新的交叉学科或边缘科学。因此这问题又决不因其古老而变得陈腐，相反地是很新颖而仍富有强大生命力的。

这样一个问题，本来理应得到我国哲学界的充分重视，但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看到这种重视的表现。事实上我们前此既没有看到系统地探讨这个问题的专著，甚至也没有看到较全面论述这个问题的论文。我们的哲学原理教科书，很少

有列专门章节讨论心身问题的，如果说也涉及这个问题，则大概只是在谈到精神与物质的关系这个哲学基本问题时，非常笼统地说明马克思主义肯定精神或意识是高度发展了的物质即人脑的属性或机能就完了，似乎这只是一个早已解决了的非常简单的科学常识的问题。很少有哲学教科书会谈到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一个方面或如本书所说的一个“特例”的心身问题在历史上的发展过程和当代哲学及科学界讨论和探索的情况及其新进展的。至于我国的哲学史界，如果说在哲学史的教材中，这里那里也涉及心身问题，则也大都只是零散地谈到了历史上某些明显地提出过这个问题的哲学家的有关思想，也很少有较全面系统地阐述这个问题在哲学史上的演变过程及其内在逻辑的；至于这问题在当代哲学和科学上的发展，则往往完全在哲学史工作者的视野之外。而我们的研究现代哲学和有关科学的人，一般很少专门研究这个问题，即使涉及这个问题，也就只限于其所关注的学派或学科本身的有关心身问题的观点，而很少关心其他学派或学科的有关观点，更不会去追溯这个问题的历史发展。

从这里所说的可以看出，我国学术界的状况，和心身问题应有的重要地位，是很不相称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读到了高新民同志《人自身的宇宙之谜——西方心身学说发展概论》一书的书稿，感到分外高兴，觉得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学术界的一个缺陷。我们终于有了一本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心身问题的历史发展及现代研究状况的有份量的学术专著了，这是值得庆幸的。本书用近一半的篇幅，论述了心身问题的认识从其史前史直到十九世纪在哲学史范围内的发展过程，然后以另一半篇幅论述了“现代西方哲学中的心身理论”，以及“心理学的发展和心身学说的进步”，和“脑

科学的发展与心身研究的最新进展”。这样就给了人们一幅心身问题从古到今在哲学和科学领域内的历史和现状的全景图，而且是一幅线条清晰、轮廓分明的全景图。要完成这样一个工程，不仅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掌握广泛、丰富的资料，而且既要有深入细致的钻研精神，又要有高屋建瓴、总揽全局的概括能力，而作者对此是完成得相当出色的。

本书除了有比较全面系统、条理清晰、深入浅出、顺畅可读等优点外，还有几点值得指出：首先是作为一部哲学专题史，作者不是简单地按历史顺序罗列各种有关该专题的学说或观点，而是努力探索各种学说发展的规律性，揭示其自身的内在逻辑；并且努力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各种学说的是非得失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判定其在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地位。其次是对各种学说的理解或评价，学者间每有观点分歧处，本书多能客观地指出歧见所在，同时也尽量明确地表明自己的见解，不含糊其辞，而是态度明朗，这也表明了作者治学认真严肃和诚实的作风。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作者既自觉地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指导，而又不受教条主义的束缚，并且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着眼，努力寻求古今各种学说中可资借鉴或吸收的合理因素。尤其是在结束语中，作者集中地举出了“西方心身学说发展史特别是当代资产阶级的心身学说提出的许多新的深刻而尖锐的问题甚至挑战”，认为“亟待马克思主义者作出新的回答”，这些问题的确是很值得深思的，如果能对这些问题作一番认真的研讨，提出一些新的看法，无疑能大大地有助于马克思主义有关心身问题理论的发展。而且作者对西方几千年心身学说发展史为我们提供的、有助于发展马克思主义

义有关理论的资料、成果和方法，也作了集中而具体的列举。这些，都是很有意义，很有价值，应充分肯定的。至于全书论述过程中不时闪现的一些新颖见解，就不必在此一一列举了。

当然，心身问题和心身学说发展史，“兹事体大”，需要更多的人和各方面的力量来研究探讨。本书虽已取得了很大成就，也毕竟只能是阶段性的成果，还有待进一步的补充、修订和发展。作者对某些具体问题的看法，特别是对一些有争议问题的看法，自然也仍可继续讨论，不能说作者的论断就都是无可争辩的了。我想作者本人也不会如此看法。相反地，作者提出的问题若能引起讨论，使问题的认识深入一步，这本身也就是很大贡献。本书应该也不乏这样的贡献。

书稿写成之后，作者让我先看看，我高兴地通读了一遍，觉得很有启发，也增加了不少新的知识，尤其是关于现代心理学和脑科学等方面的知识，因此写下了以上这些话，且作为第一个读者的读后感吧。

陈修斋

1988年12月于珞珈山麓

导 言

离人的认识最近的现象莫过于人自己的心和身，与人的活动、生活最直接的相关物也莫过于人自己的心和身，在日常语言中使用得最多的词汇大概也应包括“心”“身”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我”或“自我”等词。然而奇怪的是，它们却是人类思考得最多而所知最少的对象之一，至今仍为重重迷雾笼罩着，甚至还不时闪现出神奇的光环，使许多探索者望而却步、望洋兴叹。诚然，当我们听到或读到这样的话语时，如“我心里很高兴”、“我意识到这一点”、“我想一会儿”以及“心烦意乱”“心身健康”等，我们能领悟到其中的含意。但是，当冷静地反躬自问或站在哲学的高度来反思时，则常常使人迷离恍惚。“想”“烦”“意识”等本身究竟是什么？“心里”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地方？它们所依存的主体或基质究竟是什么？通常所说的心理现象包括哪些？是怎样起源和产生的？与物理、生理现象有何不同？人们“心烦意乱”、“思想”时，身体在干什么、有什么作用？心与身有什么关系？甚至在现代西方还发生了这样一个危及人类古老而根深蒂固的信念、威胁我们每一个人的“完整存在”的问题：人有没有“心”？许多人作出了明确的否定回答。当然大多数研究者承认人有“心”，但又不得不进一步思考这样的问题：如果人有“心”的话，那么它指的是什么，与桌椅板凳之类的原子分子结构及其物理化学变化有什么不同？它有无广延性，在人死后，还存在不存在？或者说人的灵魂是可朽还是不朽的？这些问题简括地说就是这样

一个最平常而又最难解的问题：如果人有所谓心身的话，那么它们各自所指称的是什么？它们各自的本质是什么？它们之间有何关系？这也就是自人类诞生以来一直伴随着、困扰着人类的“心身问题”（mind—body problem）或心身之谜。

在西方认识史上，心身问题有许多不同的表现形式。在原始社会和自然科学不发达的时代，它通常被称作灵魂与肉体的关系问题（当然在现代如此称呼的也不乏其人，“灵魂”一词在特定的意义上仍为一些人继续使用着）。随着人们对精神或心理现象和物质属性的认识的扩展，心身问题的内容也逐渐丰富起来，如精神现象与支撑它的基质（灵魂或精神实体）的关系问题、人的物质属性与支撑它的基质（物质实体）的关系问题、精神现象或属性与物质属性的关系问题等。随着认识的深化和发展，灵魂之类的神秘观念逐渐被淘汰，到了十八世纪以后，心身问题更多地以心理与生理或心理与物理问题等浓缩而简约的形式表现出来。二十世纪以后，由于脑科学等自然科学前沿学科向人们暴露了一些关于大脑这一“黑箱”的内在秘密，加上人们日益清楚地意识到心身问题的焦点在大脑，因而心身研究的范围就主要集中在心——脑或精神——大脑问题上来了。

由于心身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加上其中最难解的秘密主要是心理的构成与本质等问题，本世纪40年代以后，在传统心身研究的基础上又分出了一个与心身研究密切相关的新的哲学分支学科——心灵哲学（philosophy of mind）。尽管这个名称在十八世纪就有人提出和使用过（详第五章），但作为一个独立的分支学科，它的对象和内容则是近几十年才逐渐被确定下来的。它以心灵本身为对象，当然又涉及到与生理、身体的关系，主要讨论如下问题：（1）什么是心灵现

象？包括哪些内容？它们的基本特征和本质是什么？怎样为各种心灵现象下定义？（2）心灵现象所依赖的主体或基质是什么？是物质性身体、大脑，还是非物质的精神实体？它们存在于哪里？（3）什么是人的行为？我们的行为与单纯物理运动的区别何在？其基本特点是什么？由此看来，心灵哲学与心身问题研究有交叉、重合的地方，当然它把心身问题中关于“心”的研究深化和具体化了。心灵哲学研究在当今西方十分活跃，并且还有与语言哲学研究密切结合的新趋势^①。

心身问题是一个有着非常独特特点的问题。它处于多学科交叉的中间地带，是哲学、心理学、生理学、脑科学或神经科学等共同关注的问题。当然，它在不同的学科中又有不同的特点。在哲学中，它是作为心物问题即精神与物质、意识与存在这一哲学基本问题的一个特例而存在的。因为身体、大脑是物质的一种特殊存在形式，而“心”的本质问题也正好是哲学基本问题所要回答的意识的本质的问题。因此心身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的最直接的体现。在有关的具体科学中，心身问题兼有科学和哲学的两重性，即它既与具体的科学问题、具体的实验研究交织、融汇在一起，但同时又带有明显而强烈的哲学色彩和意义。因为有关的具体科学一方面可以以其独特的方式和手段、从其特定的方位透视和扫描心身的某一局部、某一方面，得到关于具体的生理和心理事件、现象及其运动变化的规律的结论，形成某些与心身问题有关或有助于心身问题解决的假说或理论。但另一方面，由于这些结论或

^① 参阅格雷林：《分析哲学，语言、思想与实在关系研究的新进展》，见《哲学动态》，1987年，第6期，第12—15页。

假说本身还不是对心理与生理的一般本质和关系的认识，还不能回答人们所要回答的心身问题。因此具体科学家要提出自己的心身学说，还必须站在更高的层次上对自己所得的结论进行哲学的加工和处理。十九世纪著名的生物学家、自然科学唯物主义者恩斯特·海克尔正确地说明了具体科学家形成自己的心身学说的过程。他认为：任何科学家要得到关于灵魂的本质的认识，必须经过三个步骤或使用三种方法，第一是观察和实验之类的精密的自然科学方法；第二是研究灵魂的进化史的历史的、发生学的方法；第三是形而上学的或哲学的思辩方法。只有通过后者才能由对灵魂的具体研究进到对灵魂的一般本质的把握^①。当代裂脑人研究的权威、诺贝尔奖获得者W·斯佩里在其“诺贝尔演讲”中说：他所提出的心身理论(详第九章)是他的裂脑人研究的一个“副产品”^②，即不是一个直接的具体科学结论，而是在具体的神经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经过一定的加工制作所得到的“哲学产儿”。可见心身问题在具体科学中既与具体科学问题有关，但同时又不同于和高出于后者，因此科学家所提出的心身理论既与具体的科学结论有关，但同时又高出于后者而具有哲学的性质或意义。

心身问题由于其特殊的性质和特点而在哲学和有关具体科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哲学中，它是历史最为悠久的问题之一，也是贯穿全部西方哲学史的一个中心问题。我们知道，当人从动物中分化出来而具有自己特殊的心理意识形式

① 参阅海克尔：《宇宙之谜》，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85—86页。

② 参阅斯佩里：《分离大脑半球的一些结果》，见《世界科学》，1982年，第9期。

——想象、类推、原始思维时，这些初级的心理形式以及伴随而来的作梦、幻觉之类的现象就成为自己思考和设想的对象，人们就开始考虑灵魂的构成、本质以及与身体的关系等问题。而这时人还没有把自己与自然、主体与客观区别开来。当时流行的、建立在灵魂观念基础上的以主客体混沌未分的意识为特征的拟人化的自然观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因此从发生学上来看，心身问题先于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问题而出现。心身问题出现以后，就成为人类认识特别是后来自觉的、有意识的哲学思维的中心问题之一。因为如上所述，它是哲学基本问题的一个特例，加上人们有一种刨根问底的形而上学的自然意向或倾向^①，而且心身问题本身是一个有特殊魅力的问题，或者如M·邦格所说是一个“引人入胜的问题”^②，因此它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甚至青睐。西方不同时代的哲人智者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呕心沥血、冥思苦索，奉献出了不计其数的论文和论著，乃至专门探讨心身问题的大部头专著，如M·邦格的《心一身问题》、W·麦独孤的《身体和心灵》等；建立了各种独树一帜的心身学说或理论，如心身二元论、交感论、两面论、同一论、突现论的心理生理相互作用论、动力模式论等。即使是那些高喊“拒斥形而上学”的人们，如逻辑实证论者石里克、卡尔纳普等人一方面认为心身问题是形而上学问题、假问题，属于哲学应对之保持沉默的问题之列，但另一方面又提出了自己别具一格的心身学说——“认识论的平行论”（详第七章），

①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见《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41—42页。

② 参阅邦格：《从神经科学看心身问题》，见《第十六届世界哲学会议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192页。

以区别于本体论的平行论和其他心身理论。在当代西方哲学中，心身问题非但未被取消，反而成为一个更加突出、更加重要的哲学前沿问题，如1978年8月在西德召开的第十六届世界哲学会议上，总议题是“哲学和现代科学的世界观”，下分八个专题，其中第三个专题就是“意识、大脑和外部世界”。参加这一专题讨论的有各个专业的学者，包括哲学家、心理学家、生理学家、脑科学家等。在全体会议上首先发言的是当代著名的神经生理学家艾克尔斯，他根据裂脑人研究的成果、脑电研究的新发现，提出了“二元论的心理生理相互作用论”。第二个发言的是澳大利亚学者J·斯马特，他批评了艾克尔斯的观点，阐述了自己所坚持的“心理生理等同论”。加拿大的科学哲学教授M·邦格在批评艾克尔斯的同时，提出了“突现的”或“系统的”唯物论。匈牙利和苏联的一些学者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和新的自然科学材料，发表了对有关心身学说的看法，J·先塔戈泰还阐发了自己所坚持的“动力模式”论。

心身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无疑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必然要回答哲学基本问题，而心身问题正是哲学基本问题的最直接的体现，甚至也可以说是哲学基本问题中的核心内容或关键问题。因为不科学地说明心理、意识的构成、表现形式和本质，不正确阐明身体的本质以及心身的相互关系等问题，就不能令人满意地说明精神与物质的关系，不能令人信服地揭示意识为什么能够、又是如何发挥对物质的反作用等问题。因此要很好地解决哲学基本问题，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要有对心身问题的科学理论。其次心身问题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要说明主体的内在结构、主体与客体的起源和关系、特

别是要说明客体如何进入主体而转化为人的主观意识的问题以及认识的本质等问题，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搞清心理、意识、精神的本质，搞清心身相互作用的过程与方式等问题。因此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更加深入地探讨心身问题，推进和发展人类对心身问题的认识。当然应该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有自己关于心身问题的理论，而且这种理论远远高出其他心身理论。但我们同样应清醒地意识到：它并没有结束对心身问题的探讨，并没有穷尽真理，而且在当今还遇到了许多新的挑战，即使是西方过去的心身学说也还有许多宝藏有待我们去发掘，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心身学说同样应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向前发展。

许多与心身问题有关的具体科学，鉴于心身问题对本学科内的许多问题的制约乃至决定作用，也把心身问题作为一个举足轻重的问题来对待。在现代心理学中，心身问题引起了研究者的高度重视，从而被认为是心理学的四大争论焦点之一（心身问题、分析与综合、遗传与环境、主观性与客观性）^①。我国著名心理学家潘菽认为：心身问题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大大地妨碍了心理学的发展，……近三、四十年来，许多心理学者以及精神病学者愈来愈感到这个纠缠难清的老大难问题非予以积极的研究解决不可。笔者也深有同感。”^②许多生理学家、脑科学家把心身问题称之为科学的前沿问题，如艾克尔斯曾发表过一篇论文，其标题就是《大脑——精神问题是科学的前沿》。许多世界第一流

① 参阅查普林和克拉威克合著：《心理学的体系和理论》，下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360—361页。

② 潘菽：《论所谓心身问题》，见《心理学探新》，1982年，第1、4期。

的科学家非常重视这一问题，并取得了可喜的、突破性的成就，从而荣获了世界科学成果的最高奖励——诺贝尔奖，如1981年诺贝尔生理学奖就是授给美国裂脑人研究的权威斯佩里的。授奖机构说：“他的新发现使我们能深入了解大脑的内部世界”，“为我们了解大脑更高一级的功能（即心理意识功能——引者注）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轮廓。”

尽管人们意识到了心身问题的重要性，从来没有终止对它的研究，而且还涌现出了数以百计的有特定内容、特殊称号的心身理论，但心身问题并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回答。有鉴于此，许多人就把它称之为“恼人的问题”，有的还把它宣布为“谜”，如逻辑实证论者卡尔纳普就把它称之为“宇宙之谜”^①；十九世纪德国生理学家艾米尔·杜布瓦-雷蒙在一次纪念莱布尼兹的科学讨论会上发表了一个关于“宇宙之谜”的著名演讲，他列举了七个“宇宙之谜”，其中有五个涉及到心身问题。甚至他还认为与心身问题有关的“谜”是不可解的，是人类认识不可逾越的“绝对界限”^②。海克尔把心身问题中的灵魂意识等问题称之为“所有一切现象中最奇异的现象”，“心理学的神秘中心”、“理性难以攻破的坚壁”^③。当然他没有由此得出不可知论的结论，而是认为它们是可以解决的，并断言自己解决了这些问题。正是由于问题复杂难解，加上人类特定历史时期的认识能力的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因而西方心身认识的历史不断受到心身不可知论或怀疑论的冲击。当然尽管心身不可知论的结论是错误

① 见《逻辑经验主义》（下），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548—549页。

② 参阅海克尔，《宇宙之谜》，第14、167页。

③ 海克尔：《宇宙之谜》，第153页。

的，具有消极的作用，但它们作为西方心身学说史上的一种独特的理论形式和一个环节，也还是有特定的作用的，如暴露了已有学说、理论中的矛盾、问题和局限性，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从而为认识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再如它们还有打破人们的独断主义、绝对主义的美梦的作用，从而刺激或激发人们的新的探索研究的热情等。

既然心身问题如此重要而又如此繁难，那么怎样进一步回答和解决它呢，或者说，怎样进一步推进对它的认识从而形成更加先进、更加科学的心身理论呢？这也就是说，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重任历史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今天，我们又如何来推进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心身理论呢？毫无疑问，完成这一任务要做的工作很多，但其中重要的、必不可少的一环或一个方面就是了解和研究西方心身认识发生发展的历史。因为研究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心身问题的实质、关键和难点，总结心身问题研究和探索的经验教训，发掘各种心身理论中所蕴含的合理内核，从中吸取方法论借鉴和思想营养。

目 录

序.....	陈修斋
导言.....	1
第一章 心身认识发展的史前史.....	1
第一节 原始人的心身问题与认识能力.....	2
“知道”与心身问题 原始心身认识的主观条件	
第二节 原始灵魂观念的形成与心身的初步分化.....	10
原始灵魂观念的形成与具体内容 万物有灵信仰	
灵魂与肉体	
第三节 灵魂的冥世境遇与灵魂观念的进一步扩散.....	21
灵魂与冥世 灵魂观念与原始宗教信仰	
第二章 古希腊罗马心身学说的产生与初步发展.....	27
第一节 古希腊罗马心身学说产生发展的一般进程与 历史条件.....	27
第二节 万物成于统一本原的天真信念与朴素的心身 同一论.....	30
米利都学派 爱非斯学派 毕达哥拉斯学派	
第三节 “爱憎”“奴斯”与心身的进一步分化.....	40
心灵与“爱”“憎” “奴斯”与心身相互作用论	
第四节 “认识你自己”与古典心身二元论的诞生.....	45
“认识你自己” 灵魂是“单一体” 灵魂与肉体 势不两立	
第五节 三重灵魂说与古典二元论的完成.....	52
三重灵魂说 灵魂的居中性质与理性的“超凡脱俗”	
第六节 “灵魂是身体的形式”与心身同一论的	